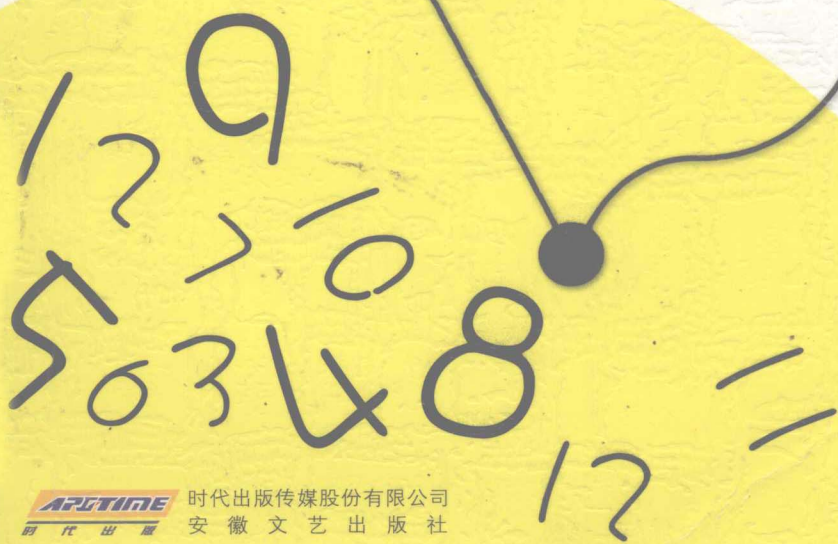


忘记时间的钟

wàngjì shíjiān de zhōng

“是时候穿过这堵墙了。那边
是你得去的世界。”老人那浑厚
的声音随着那股力量一道传遍了
他的全身。

陈黎涅 / 著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陈黎渥 / 著

wangji shijian de zhong

忘记时间的钟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忘记时间的钟 / 陈黎渥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96-3538-5

I. ①忘…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718 号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欧子布

装帧设计: 顾晓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六安市多彩印务有限公司 (0564) 3633209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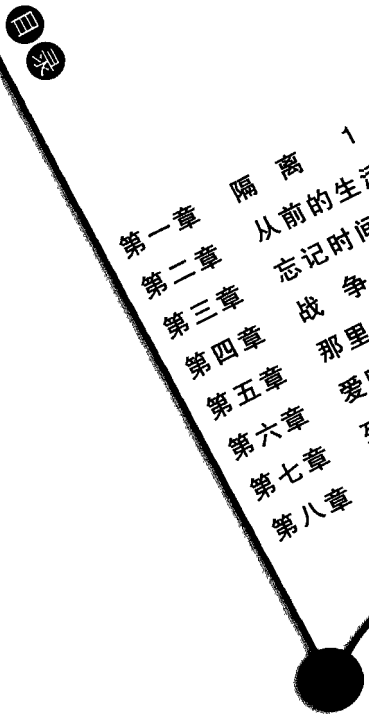
给我们的父母，因养育之恩无以回报；

给我最爱、最牵挂的张慧，因爱；

给母校安徽大学 03 级所有学子，因我们拥有四年共同的回忆

楔 子

有太多“他”和“她”的故事，
我寻找着，
寻找着那些“他”和“她”。
有一天，
我遇见了回声，
不知不觉间，记录下了他的故事。
末了，
我突然明白，
他的故事里，
不知何时，
有了我的故事。
谢谢回声，
谢谢安洁。



第一章	隔离	1	
第二章	从前的生活	57	
第三章	忘记时间的钟，混乱的时空	103	
第四章	战争	155	
第五章	那里，有一面墙	231	
第六章	爱喝可乐的猫	309	
第七章	死亡	327	
第八章	幸福摩天轮	341	

第一章 隔离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被迫旅行的时代。我还要更进一步的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消失的时代——一个人常常无助地看着曾与自己亲近的人们消失在天边的时代。

——约翰·伯格《约定》

他们真爱过，相信过，而且仍然单纯地想念、努力着；他们站在麻木的都市中，在每个角落，告诉自己：相信爱；他们唱着五月天的《笑忘歌》，聆听着来自记忆深处的回声。他们多想让时钟忘记时间，让记忆中的一切活在当下。

.....

在一个安静的午后，他和他的猫来到了一片被贝壳偏好的海滩——他精选出的海滩。因为他依然倾向于孤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他依然认定生活里最多只能容得下这么一只有着古怪癖好的白黑条纹猫。不知为何，一瞥见在他脚下埋头陶醉地舔着自己的前爪的猫，满眼全是那黑白条纹，他顿时就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用物化成砖块的沉默瞬间堆砌出一间牢房。他是彻底清醒的。他清楚这间在意识里迅速出现又闪电般消失的牢房的象征意义——孤僻、自闭和自我隔离。

形色各异的贝壳蛰居在这片散发出荒凉之美的海滩。整个海滩如同一个展示某个外星球生态环境的沙盘，那些外形古怪但脾气极好的贝壳——尽管阳光来势凶猛、劈头盖脸，但它们依然静卧于沙粒中——就是那颗星球上的居民点。活泼的太阳光跳着舞撞向数以万计的贝壳，而后被迅速地弹射出

去，钻入他的双眼。海滩瞬间换装，成为一片惨白。海滩在他的印象存储空间里是蓝色的——或颜色很浅、温柔可人的蓝，或如同技艺高超的调酒师调制出的一种浓烈的带有迷幻色彩的蓝色鸡尾酒的蓝，又或者是如同在万千颗亿万光年以外的恒星装点下的夜空那种幽深幽深的蓝。他也不明白为何沙滩在他看来非得是蓝色的。

这时候没有风的造访。或许这里的一切风已经戏耍过，以至于到了腻烦的程度了。没有风的配合，海就只会显露它双重性格的一面——温顺柔美又平和大气。没有鼓噪起来的海温柔地亲吻着这片海滩。他并不是来欣赏这片海域难得的平静之景，他只是想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走走。所以目光所及的最远处，海水拍打巨大的岩石溅起的水雾混合着阳光创造出的彩虹的影像并不在他的眼中；而近处几只因为争斗而周身迸发出刀光剑影的寄居蟹也只吸引了的那只白黑条纹猫。整个海滩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热气争先恐后地往上攀爬。远处的外星人定居点如梦如影，整个远景犹如缺水虚脱般，软绵绵的。热浪袭来，使他有种身处刚刚升空的运载火箭尾气管之下的感觉。

他也着实不清楚为何会走进这片周围村镇的人根本不来的海滩。或许是刚刚读完约翰·班维尔的《海》的缘故。是否是班维尔让自己的回忆和人生的缺失在海水的上下对流中浮出水面，又经过温柔却痛彻胫骨的拍打和推搡回到了他意识的沙滩？他想起了《海》里的一句话：“往事像另一颗心脏在我体内跳动。”是的，人的记忆就如同班维尔笔下的大海，它会淹没时间，淹没感情，淹没自身以及和自身有关的一切。那记忆的海最平静的时候，也是它抱怨最深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记忆，最后你终将发现自己漂浮在这茫茫的大海上，没有被吞噬是因为它并没有平静到将要吸纳一切。

他理想中能让自己安逸步行的所在是赫尔曼·黑塞笔下的堤契诺。那里金合欢的芬芳、火红的栗树林在夏夜晚风中的沙沙作响、随时能给你惊喜的隐藏在森林里的小教堂、幽深的古道小径、农家的袅袅炊烟，还有那只只有堤契诺才有的鸟，无不让他神往。

他一直觉得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程度上比生和死的差别更触目惊心。他想生活在理想的土壤深处，只有欢愉和满足，只是在偶尔感到无聊的时候才会钻出土层，去主动经历些许现实那无奈而又残酷的风雨。有时候他的白黑

条纹猫盯着他看的眼神会让他觉得这古怪的猫也在嘲弄他的波西米亚风格。依旧是猫领着他返回他暂居的海滨小村。通常都是这样，找个地方走走，走到思想意识进入冷却状态后由他的猫领着他回到住地。而他也习惯性地在村口小店的遮阳棚下驻足，熟练地从他那夏威夷风格的、齐膝的花裤头的屁股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买一罐冰镇的可乐以示犒劳。他的白黑条纹猫酷爱可乐。

这临海的小村缓慢地从地平线上探出头来，警惕地注视着他和他的这只条纹猫。因为他和他的猫对于这个小村镇而言还是陌生的闯入者。而这个单纯可人的海滨小村对于他来说却是如此地简单、可爱。从他精心挑选的海滩走回这座慵懒的小村需要突破一段断崖小径，很是险峻。这时候他会把那只沉默寡言的猫扛上肩头。对于猫来说，这种姿势非常地古怪且不舒服，但这只套着狱服的猫却依然温暾、沉默。他断定这猫的性格受到了自己的影响，恋人就是如此，相处得久了，相互之间或多或少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以至于性格和习性等方面会显著地有所贴近。每每想到此处，他就会猛地抖一下身子，狠狠地让自己的上牙齿与下牙齿冲突一下，以此来排除奇怪的思考。他排斥有关恋人的言论和思想，更加奇怪会将思维从一只猫的性格跳跃到恋人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断崖小径处是有风的，不猛烈，但增添了小径的险要。只容得一人走过的小径不算很长，但整段都会有海鸟停驻觅食。他对鸟类没有丝毫研究，但这些雪白优雅，旁若无人地觅食嬉闹，仿佛来自冰雪国度的鸟他还是可以肯定是海鸥的。所有白色的动物他都觉得是来自一个遥不可及的冰雪国度。他不想去驱赶这些为这死寂的海滩无私地增添生气的小生灵。他娴熟地避让着，犹如在都市拥挤的高架桥上迅捷地避让着车辆。这段小径一直是个上坡，所以等抵达顶端的平地时，他就迅速地将已经睡着的条纹猫放在礁石上，挺直了身子，双手叉于腰间，昂起头伸长脖子用力深吸几口气。而后回过头，就可以眺望断崖下的海滩。外星人的定居点已经看不见了，那些靓丽的寄居蟹即使没有回家准备晚餐或是找医院处理伤口，也根本看不见了。只剩下满眼白茫茫的一片。再远一点就是平静的大海，这个时候安详如慈母。他与这片海域静静地对望着，心莫名地忧郁起来。

等走到小镇口的时候，太阳已打卡下班。他选择在这个小镇暂时落脚的原因很简单，旁人若是得知多半会觉得古怪。他觉得这个海滨小镇很像《IQ



博士》里的天神村，而他自打来到此地后，就不自觉地在寻找枝头有无傻瓜了，天上飞的有无电话亭超人，等等，而且也一直企盼着他窗外的那座小山包什么时候能伸出手来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用日语说着：“太热了，太热了。”他本打算带着他的猫去找一个像极了《七龙珠》里龟仙人住的那个小岛的地方，但考虑到第一，自己没有那些变幻胶囊，会导致出行不便；第二，那地方估计没有野生的可乐可以让这只猫继续幸福地做一只猫，所以也就放弃了。不过他自觉已经达到了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刚来到这小村镇的时候，有种开始一款 RPG 游戏的感觉，而且是一款可以让自己轻松投入的 RPG 游戏。

他并不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忧郁中，就好比当下，抵达了这小村口，他就由衷地愉悦。

依然是从村口的小店买了一罐冰镇可乐。总是觉得这村里的人都过于慵懒，连个店名都不起一下。叫个什么“123 小店”或者“321 小店”不都行吗？或许是这小店的主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欧巴桑思想过于复杂，想到的可以使用的店名太多，不忍割爱，干脆也就哪个都不舍弃，全永贮于心了。他总是觉得这小店的邻居——一棵亮绿疯狂的椰子树——有飓风来此旅游，它就疯狂地跳起祈福舞，下盘稳健的它从没摔倒过。有想搬家的冲动，不屑与一个没有名号的小店同处一处。他每每买过可乐就都会走到这棵跃跃欲试的想搬家的大椰子树下，拍拍它粗壮的脊梁，与它的心灵沟通一下，告诉它下一班飞往不列颠的班机是明天几点。他根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这棵椰子树想去哪，不列颠只是他向往的地方。他一直很羡慕比尔·布莱森。那本《“小不列颠”札记》他来回回细读了三遍。接下来，他继续跟随着他的猫径直往前走，也只有径直走。这袖珍小村镇就这么一条直路一直通向村子尽头。住户总共不过十家。他租下的是村长给自己在首都上大学的儿子新盖的木屋。就在这个东西走向的村子的西边尽头。迎着羞红了脸的太阳径直走向木屋，他又哼起来五月天的歌：“回家的太阳，红着脸庞，心疼你的模样……”他并不总是在自己稠密的、深深的、忧郁的海底待着。他也会时常哼着歌，挣脱海中海藻的纠缠，浮出海面，然后喂他的猫喝可乐。

这会儿是他的晚餐前的休憩时间。太阳不觉已经咕噜噜地滚到了另一个经度。虽然是热带的海滨地区，但因为这地方每晚必会有来自大洋深处的带

着神秘的淡淡咸味的海风造访，只要开着窗子，小屋内一片清凉。这是他每每对自己津津乐道的一点。算是这个地方带给他的惊喜。轻轻地拉了一下一根细细的线，人造光普照了整个客厅。这灯的开关线必须轻轻拉，因为才来这里不过一个星期，已经被拉断过三次。这个点上不能麻烦村长过来修理，七点钟是他必看新闻的时间。新闻频道的女主播在村长看来就是他年少时出海打鱼遇见的那只美人鱼。他看过那个新闻台，只能说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海风不惜体力地依旧从南边的窗户进来，又从北面的窗户出去。那发出的轻柔的呼呼声很是动听。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认同村长的观点——在那平静的海面的某处伸出的礁石上住着个美人鱼，而这风声其实是她晚间弹奏的竖琴发出的悠扬音符。他坐在一把木制靠背椅上，双手在小长桌上摊开，出神地望着黑漆漆的窗外。那漆黑夜幕上的点点星光犹如上乘的南非钻石，摇摇欲坠，沉甸甸的。这小屋里没有几样家什。两把木制靠背椅，一看就是村长作的，因为表面并不平整；一张小长桌，大约一米长，现在被他搬到了窗户底下，同样是村长作的；卧室的门旁立着一个中国风的高脚凳，上面却摆放着一个日本歌舞伎人偶，这是村长在得知他是来自中国的客人后特意安排的。也不知是村长孤陋寡闻了还是这世界真的很有包容性，这两样东西就这么被硬生生地撮合在了一起，而且位置摆放得颇为尴尬，他正寻思着移往别处又不至于破坏国际友谊。没有电视，不过他也用不着那个整天唧唧喳喳的玩意儿。这就是小屋的客厅，是他喜欢的简单明快的风格。这当儿他依然趴在小长桌上发呆，双手仿佛就要陷入桌面。他的白黑条纹猫正窝在桌脚舔着它碗里所剩无几的可乐，很是享受。他觉得此情此景很像《一把雨伞给这天用》里的主人公待在家里时的景象，只是他待的这间屋里少了树叶而已。当然，他并没有威廉·格纳齐诺笔下的那位仁兄那样充满智慧，也并不像如他般的郁郁不得志。只是心境相近而已。

他的耳畔正回荡着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里的诗句：“自由的人，你将永把大海爱恋！海是你的镜子，你在波涛无尽、奔涌无限之中静观你的灵魂……你们两个都是阴郁而又谨慎：人啊，无人探讨你的深渊之底；海啊，无人知道你深藏的财富……”他已然完全忘却了晚餐需要自己动手。不过在他看来，时间用来思考比用来做他所谓的琐碎事情要合理得多。曾经有一次，母亲让他站在凳子上拿湿毛巾擦去家里客厅一面墙壁顶端的一个手印，他就

抱怨道：“用那时间干这个，还不如看看书来得有用！”不过，他还是顺从地去完成了任务。整个客厅的空气凝结着，毫无动静，加上从窗外飘来的一丝丝凉意，他觉得就快要冰凌悬空出现在屋内，而且他已经开始期待看见无数冰凌反射灯光后发射出的七彩眩光。但是，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急速地，显然带有抱怨的意味。这响声在他看来仿佛是跨越了亿万光年才到达了他蜗居的这个空间，而且瞬间震碎了一直凝结着的平静的空气。这铃声确实有这样的效果。身处如此与世无争的海滨小镇上已经让他深信自己确是与世隔绝。这突如其来的铃声拨乱了他内心这一个星期以来一直演奏的和谐之音。真的不应该留下这个电话机——这座木屋唯一的现代化物品。

他并没有将行踪告诉任何人。从那个生活了五年的城市离开时他的背包里只塞进去了一些舍不得丢掉的书籍、一本他不可能丢弃的相册以及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当然还有这只恐怕独自难以觅得新鲜可乐的猫，其他的东西统统原封不动地留在了他退掉的出租屋内。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将过往的一切、他以前的躯体和灵魂丢弃在喧闹嘈杂的都市，任其在都市的夜空中飘荡。他一直都认为那些在都市夜空中随风飘荡的塑料袋，那些蜷缩在墙角或小酒馆门旁的饮料罐，那些不知身世也不知将去向何方的即将燃烧殆尽的烟头都是离去的人们留在这都市里的自己曾经的躯体和灵魂。而那呼啸而过的汽车发出的汽笛声宛如一首首残缺的哀鸣曲，为这些散落在钢精混凝土铸就的森林里的鲜活的灵魂们祈祷。他恋恋不舍，但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人从自称为“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矛盾的。世间万物皆是矛盾的，那么作为物质的意识体现的思想也必定是矛盾的。蒙田就说过，人是变化无常的动物，一天一个想法。在他看来是每一秒钟都会变幻一个想法——至少他是这么评价自身的。因此他带着如此矛盾的心情离开并没有让自己感到委曲求全抑或难以抉择。他离开那座每条街道都烂熟于心的都市去往这海滨小村也就只有与他同机的百来名肤色各异的乘客知道。他确定自己并不是畸形人士或者小报经常乐此不疲报道的三流娱乐从业人员。此刻的电话铃声很是莫名其妙。他决定任其放肆下去，尽管这声波击穿了平静的空气，骚扰着他的条纹猫的美梦，最后又的确使他抓狂。而且他确定，这并不是他想要等到的电话——那电话，当下的他确定永远也不可能等到。

铃声终于停止，声波颗粒被夏夜的海风吹散，融入这具有无限包容性的

空气。他诚心希望这无比暴力的声音在从话机的扬声器里持续矫健地蹦出导致物理共振后，已经给话机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致命伤害，比如脱落几颗螺丝钉什么的，或者干脆来一次等同于巴格达的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一样的效果。可一切归于寂静，宛如上帝创世之初的世界抑或是大爆炸之前的宇宙。没有了下文。

凡事何必想太多，无须庸人自扰。他用力拔出深陷桌面内的双臂，站起身来，准备自制晚餐。因为他躯体的重要零部件——那个胃已经开始一损俱损的抗议。在异国他乡的海滨小村当然不可能烹饪出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肴。他只有将就着来点刚刚从邻居居松夫人那学来的法国菜——居松夫人是个法国后裔，但用料完全是货真价实的热带食材。由此可见当今世界所有的犄角旮旯里都在混合搅拌而后产出一大堆畸形怪物。

一顿还算可口的晚餐确实能让人暂时忘却一天的烦恼。

2

“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渐渐地，通过我寻找的那个神，我内心的印象开始和外界对我的暗示建立起了联系。后来，这种联系变得更紧密热切，我渐渐觉得，正是在这种充满暗示的梦境中，我才呼唤着阿布拉克萨斯的名字。快乐和恐惧，男性和女性同体相生，最神圣的和最恐怖的交织纠缠，深重的罪恶在最温柔的纯洁中战栗——这便是我的爱之梦，这便是阿布拉克萨斯。”

每当他在朦胧的梦中迷失了方向，他的意识就会在恰当的时机，在虚幻与真实的交界线上闪现出赫尔曼·黑塞在《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中所诉的这段话。而后将自己召唤回现实。他感同身受，确信无疑，阿布拉克萨斯存在于他的躯体内。这亦正亦邪的神在他这里生着一条粗壮细长的尾巴，死死地盘住他的爱之梦、他的彷徨之路。世上本无对错，一切皆为人定而已。对与错、善与恶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一个人所走的道路对与错无须旁人另加评论。都是世人必经之路。而在那路的尽头，就会是阿布拉克萨斯在等待着，给人们进行最终的神圣洗礼。这是他以前准备写进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的观点，但最终自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他的一个在医院里的朋友这么说过他：“你不光是身体有疾病，脑子还不太正常。我看你是疾

病缠身，病入膏肓。如果侥幸存活于世，赶紧去九华山祈福请愿。去黄帝陵更好，感谢一下我们伟大的老祖宗没把你过早收编。一句话，你是书看多了，满脑子复杂思想。人还是简单点最好。”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自己思考得太过频繁，有时候会觉得脑电波正在发疯似的往体外迸射。

深夜里的这个小村特别寂静。身处其中有种在杀过青还没被制作组拆掉的电影拍摄场景里的感觉。他不常与人沟通聊天，因此从晚餐后一直到本轮意甲联赛结束的那一刻，都不会有人敲门——无论是玩心不减的村长还是和蔼可亲的居松夫人。不过也难怪，他的这种性格别人是很容易确定的，话相当地少。而此刻他依然受着晚餐前那阵电话铃的影响，久久不能入眠。不去往那上面想是不可能的。或多或少都会去猜测会是哪个倒霉家伙下班后发现车玻璃被砸了，碰巧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女友的礼物被盗后慌乱地拨打报警电话却拨到了这个巴掌大的小镇里的唯一家用固定电话。不过这样想显然太过离谱。他只是为了在想累以后好早点进入睡眠状态。

明天他得去趟离这里十五公里远的小镇上的邮局。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得给他远在老家的母亲写封简短的信报个平安。而后用镇上的公话给杂志社和报社的朋友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暂时不能写时事评论了，这里确实与世隔绝。而邀约的书估计也得再拖上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明天有事可做是再好不过了。

驱车前往甚是浪费，但是村子里除了村长的一辆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老福特外，也就只有一些收椰子用的手推车和几辆公有的拖拉机了。只有让老福特发挥余热了。他操着一嘴半吊子英语困难地与老村长进行着国际性交流。好在老村长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良好的肢体语言理解能力。最终顺利地拿到了钥匙。不过他的确听懂了老村长的最后一句话：“你有驾照吗？”当然有，只不过仅限在中国使用。手动挡的车他只在驾校开过那么几回，那种挂挡的感觉一直让他觉得是在拿皮端子通被堵住的马桶，根本不存在驾驶的快感。车里已经不存在内饰，除非那些铁锈算内饰。不能放CD让他很是郁闷。这让他突然十分地想念自己的那辆车。他只能边听当地的广播边驾驭着这只油老虎缓慢地爬行在通往东边小镇的小土路上。广播里传出迈克尔·杰克逊的 *Heal the World*。这位伟大的黑人艺人不久前刚刚逝世，全球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他的陨落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送给了一个报社的朋